

怀念

一次永远无法完成的旅程

□ 戴明

4月11日上午,市老年书画院的十多名书画家联袂出行,到戴氏祖陵三陵台踏春游览。我陪同前往,拍摄了一些照片准备发在《世界戴氏宗亲网》上面。晚上九时许,我在办公室刚刚把这些照片选好,商丘戴氏宗亲理事会长戴克明打来电话,声音异常地低沉。他告诉我一个十分意外的消息:林士军去世了!放下电话,我一个人坐在空荡而沉寂的办公室里愣了好久,便下楼开车回家。黑夜里,春雨潇潇,寒风阵阵。一路上,脑子里不时出现和林士军交往的点点滴滴。

第一次见林士军,大概在20年前。当时,我在电视台新闻部当记者,他在原商丘县供销社工作。我去他们单位采访,他负责配合我们做联系协调,此后虽然认识,但没有更多的交往。直到2001年9月,世界戴氏宗亲总会第一次组团到三陵台寻根祭祖。当时,林士军已是三陵台所在地梁园区王楼乡的乡长。

文化素养。在如何保护三陵台、建设三陵台,如何发挥三陵台的影响和作用方面,他往往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不少人认为三陵台是戴氏的祖陵,三陵台的所有问题都应该由戴氏负责、承担。而林士军却认为,三陵台是王楼乡的名片,是梁园区和王楼乡极其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三陵台、建设三陵台,王楼乡的干部群众责无旁贷。早晚有一天,古老的三陵台将会为王楼乡的经济发展和社会主义进步发挥意想不到的作用。对于这种认识,林士军不但一次次在乡干部的会议上讲,还在不同形式的群众会议上宣传,努力把他的认识变为全乡干部群众的共识。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正是基于这样高屋建瓴的认知,林士军对戴氏宗亲所有的活动都注入了极高的热情,除提供来自官方的最大限度支持和帮助外,不论多忙,他都亲临现场,即便有些活动不在商丘,他也积极前往。

在这期间,无论是有关三陵台的管理,还是三陵台的工程建设,他都带领全乡干部群众给予大力支持。也正是在他的带领和影响下,由海内外戴氏宗亲捐款在三陵台兴建的一系列工程,才得以顺利进行。

繁重的工作之余,他还查阅大量的文史资料,撰写了数篇关于三陵台、清凉寺历史文化方面的文章,发表在报刊、书籍上。他对历史文化和宗亲文化的远见和重视,他对戴氏宗亲的坦诚和热情,对三陵台的感情,对三陵台的热爱和重视,对三陵台保护和建设的良苦用心,都深深地印在了每一位到过三陵台的戴氏宗亲心中。到外地参加戴氏宗亲活动

时,他也时刻不忘记宣传三陵台。在台湾的那些天,每走一地,他都要向台湾的戴氏宗亲介绍三陵台,介绍戴氏悠久、辉煌的历史,邀请他们方便时到三陵台寻根祭祖,到商丘投资兴业。特别是与台湾中华戴氏宗亲会名誉理事长、国民党荣誉主席吴伯雄夫人戴美玉的两次见面,更让我记忆犹新。我们一起向戴美玉详细介绍戴氏的起源和三陵台的历史,林士军请求戴美玉题写“三陵台”几个字,戴美玉欣然应允,在我们离开台湾的头一天晚上,戴美玉参加了台湾宗亲为我们举行的欢送宴会,并把自己书写的“三陵台”几个字交到林士军手中。

其实,当时林士军已调任梁园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局长,离开了他工作了13年的王楼乡。然而,他对三陵台的感情和对世界戴氏宗亲活动的关注,并没有因为他的调离而减弱,相反却因为不再是公务行为而显得个人的感情色彩愈加浓烈。凡认识他的戴氏宗亲,也没有任何人因为他的工作变动而疏远他,戴氏宗亲在商丘开展各种活动时,依然邀请他参加,他依然是戴氏宗亲心中最亲切的“林书记”。

今年4月初,深圳市政协委员、深圳三和实业公司董事长戴景华打电话给我,让我代他邀请我市的文史专家尚起兴老师,去深圳市政协演讲《中华商文化》,并提出让我和林士军陪同尚起兴老师一起去。时刻关注家乡发展的戴景华宗亲,已经拿出了200万元,为三陵台所在地王楼乡捐建了两所希望学校,就是这样的机缘,让戴景华和林士军也成了莫

逆之交。所以他希望林士军陪同前往,也就在情理之中了。于是,我们商定:4月17日去深圳,并预订了我们三人的机票。

4月10日,戴克明理事长邀请市园林部门的领导去三陵台考察时,林士军还一起前往。4月11日,商丘市老年书画院的十多名书画家去三陵台游览,并为三陵台题字、作画,林士军也在场陪同。快到中午时,因有事,我先他们一步离开三陵台,谁能想到这一别竟然成为我和林士军的生死诀!

4月12日早上,我没有像平时那样去晨练,而是打开电脑,插上移动硬盘,冀能在前一天的照片中,找到林士军的身影,也好留作他最后的纪念。但是,任我翻遍了那天拍摄的所有照片,竟然没有林士军的一张!我的心充满了深刻的遗憾和对自己的抱怨!难道是老天故意捉弄,不让我把林士军在人间最后几个小时的形象摄入镜头吗?如果知道他的生命的火焰将在几个小时后熄灭,说什么我也要特意为他拍摄很多很多的照片,为他留下很多很多的瞬间……

“一身正气磊落光明耀后世,两袖清风鞠躬尽瘁留芳名”——这是尚起兴老师写给您

的挽联。

“泽被王楼乡万千百姓常念好书记,德报三陵台世界戴氏永记林士军”——这是世界戴氏宗亲写给您

的挽联。

“春雨霏霏公化为一瓣梨花随清风而去君胡遽死,陵台巍巍众树立万座丰碑闻噩讯而来民尽含悲”——这是您生前最惦记、最热爱的王楼乡三万多名干部群众写给您

的挽联。

人的一生,会结识很多很多人,但是,真正能够成为良师益友,让你感动、让你敬佩、让你铭记、让你怀念,他的逝世能让你像失去至亲一样伤心落泪的人又有几个?

三陵台恢弘的牌坊门可以作证,三陵台巍峨的三公殿可以作证,三陵台数百棵饱经沧桑的古柏树也可以作证;林士军,我的好兄弟,我会永远怀念您!



麦田

张赞摄

诗人

七律二首

□ 胡家印

关爱老人
老翁孤泪泪连连,
恶语伤心六月寒。
昔日艰辛有谁问,
今朝悲痛几人怜。
儿孙应尽儿孙责,
父母方享父母欢。
尊老传家千载好,
和谐社会乐无边。

警告日本
黄梁一枕空欢喜,
美梦三番神鬼忧。
小丑跳梁实堪笑,
阴魂翻案几时休。
动地惊天震五洲,
巨龙腾起怒声吼。
中华儿女铁拳举,
不忘历史报国仇。

民权(外一首)

□ 杨思松

民权民权,
先人命名,
宗旨体现。
上下呵护,
莫辱圣贤!

江南秀色茫茫,
青翠的像在流淌;
我最难忘的,
还是故道大堤的蜿蜒雄壮!

民权民权,
百姓至上,
为民用权。
阳光之下,
营私岂敢?

西湖碧波荡漾,
清澈见底的漓江;
我最爱喝的,
还是那秋水甘冽芬芳!

民权民权,
关注民生,
衣食冷暖。
少有所学,
老则居安。

神农架竹摇摇曳,
大兴安岭松柏苍苍;
我最感舒心的,
还是到申甘林带吸氧!

民权民权,
人杰地灵,
文化灿烂。
天人合一,
无为求变。

德国的黑啤,
法国的桑干酒席;
我最不能忘怀的,
还是那绿洲酿造的酒香!

民权民权,
沙漠绿洲,
发生巨变。
两园一席,
秀色可餐!

高山上的虎威猛,
杏林下的鹿慈祥;
我最佩服的,
还是那荷锄弄丹青的虎王!

民权民权,
一城三区,
功能齐全。
高楼林立,
秩序井然。

南海的观音,
瑰丽的敦煌;
我最速恋的,
还是白云禅寺的当堂常赏。

民权民权,
日新月异,
蓬勃发展。
风清气正,
马嘶人欢!

诸子百家的宏论,
司马杨雄的华章;
我最崇拜的,
还是庄周江淹的恣肆汪洋!

民权民权,
立足当下,
谋划长远。
乘势而立,
问鼎中原!

军营的美食,
奥运的赛场;
我信感骄傲的,
还是冰熊为健儿送餐争光!

民权民权,
塞北的草原莽莽,
肥沃的成群牛羊;
我最神往的,
还是心中的民权故乡!

浦东的高塔明珠,
中原的航空港;
我最赞赏的,
还是咱的冷谷之光!

民权民权,
沙河悠悠,
诉说家乡的历史沧桑;
我最亲爱的家乡父老啊,
正续写未来的辉煌!

做人常怀感恩心,
人爱水来水养人。
朝霞笑看千帆竞,
渔歌唱晚夜归人。
盛世繁华艰辛创,
莫忘民强多感恩。
莫富民强多变换,
心净如水方为人。

天下

阿里山之痛

□ 田启礼

阿里山是台湾著名的风景旅游区,比起日月潭来也毫不逊色。这次到阿里山游览,尽管那里的秀丽风景让我大饱眼福,但始终有一种“痛”笼罩在心头。

阿里山位于台湾省嘉义市东七十余公里。相传,在很久以前,有一位邹族酋长阿巴里曾单身到此打猎,只见这里山清水秀,树木茂盛,各种动物出没其间,使他满载而归。后来,他就常带族人到此处打猎,为感念他便以其名为此地命名。这里群山环绕,山峦叠翠,谷壑纵横,古木参天,既有悬崖峭壁之奇险,又有幽谷飞瀑之秀丽。这里气候温和,即使到了盛夏依然清爽宜人,有人说是全台最理想的避暑胜地。有言曰:山不在高,有仙则灵。阿里山虽算不上高,但以其神木、樱花、云海、日出、高山火车的胜景而驰名全球,被称为阿里山“五奇”,故有“不到阿里山,不知台湾之美丽”之说。

1894年,日本发动甲午战争,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把宝岛台湾割让给日本。从此,美丽的阿里山也落入魔掌。1899年初,日本人发现了阿里山松木原始森林。到了1990年6月,日本政府就派小西成章、小笠原富二郎、小池三九郎及石田常年等人,对阿里山森林展开调查。据有关资料载,当时阿里山约有三十万株的原始松木林,从此开启阿里山天然森林资源的滥觞。为了加剧对森林资源的砍伐和掠夺,日本总督府还在阿里山上专门修筑铁路,把砍伐的珍贵木材运回日本和销往国外。日本很多神社与鸟居,就是来自阿里山的巨木红松。直到二战结束,台湾光复,日本归还台湾给中国,持续了三十多年的滥伐才算结束,但其天然的红松、扁柏等

珍贵树种已被砍伐殆尽。

上阿里山,是乘火车去的。昔日日本人运送木材的火车,如今变成了载运游客观光旅游的交通列车,且成为阿里山之一大奇观。火车速度不快,在山间蜿蜒爬行。坐在火车上,放眼两侧,群峰参峙,林木苍翠,溪水潺潺,不知名的野花在林中竞相开放,散发出淡淡芬芳。这满眼景色尽管如诗如画,但此时的我无论如何也高兴不起来,心里隐隐作痛,不是个滋味。那一个个遗存的老树茬,像是长在阿里山山上的疮疤,前后延伸的火车轨道,好似留下的道道伤痕。这是日本侵略者掠夺我国资源的历史铁证,将永远长在阿里山的记忆里。

只愿想这些,不知不觉火车到了目的地——神木站。我们走下车,沿山路而上,漫山遍岭的树木,高大挺拔,直刺云端,非常雄伟壮观。不多时来到一棵大树旁,听导游阿全讲,这棵树就是台湾著名的红松,身高近六十米,胸围六米多,需几个人才能合抱。这棵红松是幸运的。或许当年它长得“丑陋”,不被日本人看好;或许是被日本人遗漏了,死里逃生,才免遭“粉身碎骨”之祸。不然的话,它也就早成为日本强盗的刀下“鬼”。随后,我们又走近一棵奇异的“三代木”。在一墩树根上重复长出祖孙三代的树木,前枯而后荣,这真乃上帝的神奇造化。第一代的树已经枯干,斑驳的身躯横倒在地上,默不作声,年复一年地接受着风雨的侵蚀。但它仍固守在那里,呵护着子孙的成长。在第一代树的身旁,长着的是第二代。看得出它“年事已高”,突出的残根支撑着空壳的树身,一副古仆沧桑的样子。树干上稀落地长着几个毫无生机的树枝,为日益衰败的躯体输送着来自阳光的营养,

和根系汲取的养分一起,延续着这棵二代树木的生命。看样子,二代树很平静,也很知足,因它很好地完成了传承换代。就在二代树的身旁,长着一棵一丈多高的红松,枝繁叶茂,亭亭玉立,大有欣欣向荣,蒸蒸日上气势。它就是“三代木”中的孙子辈。尽管现在还未成为参天木材,但它代表着希望,代表着未来。再过数百年、数千年之后,茂盛的红松森林定会再现阿里山。

在红松之列,除此之外,还有千年桧、夫妻树、同心木、三兄弟、三姐妹等奇木奇树,风采各异,令人赞叹。另外还有铁杉、扁柏、华山松、台湾杉等树木,青葱挺拔,摇曳多姿,为阿里山增添了魅力,成为阿里山的一大亮点。身临其境,犹如置身于天然氧吧,每个细胞都充满着快乐之感,让人心旷神怡。

阿里山森林如诗似画的美景缓解了心头的伤痛,随着旅游团队,游览在阿里山间。当来到一块石碑前时,只见很多人在石碑前照相留影。我正向石碑走去,想看一看来什么碑,碑上雕刻的什么文字,还没走到跟前,更没看清楚碑上的文字,一位站在碑旁的男青年大声嚷道:“这碑是纪念日本人的碑,与它合个球影!”话音刚落,周围响起一阵热烈的掌声。石碑周围的人很快都离去走开了,那里一时空荡、静寂。我随即转回来,面对散去的人群思考着:这碑恐怕是日本人修的吧。对国人来说,谁还能为日本强盗树碑立传,修铁路掠夺中国钱财,还值得修碑纪念?有的人不明真相,出于好奇,把这块石碑作为景点,毫无介意的在此留影;有的人把这块石碑当作教科书,后事不忘前事之师,把那段令人心酸的历史摄入相机镜头里,也铭记在那颗充满仇恨的心里;有的人视石碑为日本人乱砍滥伐的耻辱柱,觉着与它合影那是莫大的耻辱!不管是哪一种人,都有一颗拳拳爱国之心,都有一个共同的心声:绝不会让历史的悲剧重演!

世相

童话

□ 万济江

年节,统计局王局长去妹妹家走亲戚,小外甥好久不见舅舅了,一见面就兴奋地一蹦一跳倒到他怀里,王局长抚摸着小家伙的脑袋问:“听说你上幼儿园了,有什么进步没有啊?”

小家伙仰起脸,似乎想了想,然后看着王局长的眼睛,一本正经地说:“舅舅,我当了班长了!”

“是吗?”王局长很高兴,又进一步问:“你当班长,小伙伴听你的吗?你能管住他们吗?”

小家伙说:“有的能有的不能,娜娜我能管住,她是个女孩,伟伟我管不住,他是个男孩,比我个子高,还尿床。”

王局长刮了一下他的鼻子,说,“那你可就要多想想办法啰!”

这时,妹妹走过来递过一杯茶,说:“你还真信他的话啊,他当什么班长啦?连组长也不是!……不过,这孩子将来是个当官的料,这么大都会说瞎话,连当科级干部的舅舅都能骗住了!”

王局长禁不住哈哈大笑起来,可笑着笑着,表情就在脸上僵住了,像是电影里特写镜头的定格。

诗风

故道游

□ 郭丙伦

频上三月景色新,
碧波万顷逐天陈。
朝霞笑看千帆竞,
疑似瑶池落凡尘。
昔日黄河泛滥处,
恩泽画中与舒人。
身在画中心舒畅,
谢天谢地谢母亲。

做人常怀感恩心,
人爱水来水养人。
朝霞笑看千帆竞,
渔歌唱晚夜归人。
盛世繁华艰辛创,
莫忘民强多感恩。
莫富民强多变换,
心净如水方为人。



【更多“郑剑出鞘”专栏文章见商丘网:www.sqrb.com.cn】

题字:河南省杂文学会会长、大河报首任总编辑 王继兴